

2

苏南到重庆赴任的前一晚，国防二厅的几个与苏南一样身份普通的参谋组织了一场聚会，为苏南送行。这些参谋平时和苏南一样，都是无权无势没有背景的同类，在机关里混日子，靠薪水养活一家老小，饿不死也发不了财。平日看着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人，从机关里调进调出，到下面先谋一个不大不小有实权的职位，尽力捞着各种好处，再把这些好处转化成打通关系的硬通货，提着它们打点上司或上司的上司。用不了多久，一纸任命就又调回了机关，这一出一进便不再是原来那个放屁都不响的小参谋了，而是有职有权的上司。只要有职有权就能捞到各种好处，好处再转化成权力，周而复复就形成了一条良性向上的阶梯。

这些无职无权的参谋们因为谋不到权力捞不到好处，只能在原地踏步，或做梦等待奇迹的发生，眼下这天上掉下的馅饼就落在了苏南的头上。大家都知道，苏南的妻子是政府的普通工作人员，苏南也没有靠山，更没有多余的钱财去送礼，属于混日子的那种人。别看国防部二厅的衙门不大，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却很多，出其不意地就有人提拔了。两种泾渭分明的人，就形成了两种阶级和两种阵营。苏南突然成了他们眼中的另类，级别没有得到提升，还是中校，但却是副站长了，职务加带了长，手里的权力就和他们这些普通的参谋们不可同日而语了。他们在苏南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。

那天晚上的送别宴持续到很晚，这些平时关系处得还算融洽的参谋们不断地给他敬酒，说些花好月圆的话，清醒的王参谋还附在耳边向他请教：老

·长篇小说·



一世机密

·石钟山·

兄，给哥们儿透露一下你是如何让上级看上你的？他笑笑，举杯回敬。他知道与这些参谋以后还免不了打交道，有时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许就是有价值的情报。问的人多了，他只轻描淡写地回一句：我就是那个得利的渔翁罢了。

重庆站副站长人选的变动，许多人都是知道的。以前的人选都是保密局内部人员的交流，前两次刚提名被人告了状，内容还确凿无误，这就让毛人凤无话可说了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屎，洗也洗不清了，也只能从外部找来一个人。

酒局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苏南到酒店前台给梦瑶打了一个电话，告诉她自己可能晚一点回去。按理说以他和梦瑶的级别家里是不会给装电话的，只因梦瑶的工作特殊，朱秘书长批准，中央政府从重庆迁回到南京后就给他家里安

装了电话。

苏南从酒店里出来，被夜风一吹，酒劲儿就醒了一半儿。此刻，他心里是踏实的，组织交给的任务有了眉目，自己马上就要去重庆赴任了。梦瑶的下线联系人组织自有安排，就等他到重庆后接受新的任务。想着即将和妻子告别，苏南心里隐隐地有了一些别离的伤感。自从组织安排他成为梦瑶的联络人后，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她。而这种夫妻加战友的关系，让他们的感情也不断在加深。深入到敌后工作的他们，更多的时候就像一叶扁舟漂泊在风大浪急的海面上，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让他们的心连接得更为紧密，知道彼此才是信得过的人，这种特殊时期的相依相伴，让他们的爱情更显得弥足珍贵。

他从马路拐进一条胡同，再走几个台阶，向前右拐就到家了。想着今晚和妻子告别的场面，竟有了几分期待。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呼吸了几口深夜的空气，正准备上台阶时，突然拐角处蹿出来一个人影，直奔他而来。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那个影子就蹿到他身边，没头没脑地把一个锋利的东西刺进他的胸膛。还没来得及喊叫，人影就向阶梯下跑去，他捂着胸口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人影已经消失在他的视线里。苏南没有觉察到事情有多么严重，以为自己只是遇到了一个酒鬼或者是小偷，他气喘着走上几个台阶，来到家门口的光亮处，才看到自己满手是血。他跌撞地敲响了自家的门，梦瑶似乎一直在门口等待着他的归来。门刚敲响就被打开了，梦瑶看着他的样子惊呼了一声。他随之跌倒在屋内的地上。

梦瑶慌忙中拿出毛巾去堵他受伤的胸口，涌出的血水怎么也堵不住。苏南这才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，冲梦瑶最

后说道：快把我受伤的情况报告给组织。只说了这一句话，人便晕了过去。

苏南受伤的消息是夜半时分通过梦瑶新的联络人传达了出去。苏南都没给梦瑶机会把他送到医院就死在了她的怀里，身上流出的血湿了她的半边身子。此时的梦瑶脑子里空白一片，来不及悲伤的她不知道下一步组织将做何安排。想到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悲伤的情绪就被另外一种焦虑所替代了。苏南的牺牲自然是组织秘密的一部分，她不敢惊动任何人。

她传递出去的信息是苏南昏迷不醒，现在她急于要把他死亡的消息再次传递出去。加入地下党组织，她和苏南的一切事情都不再是个人私事，需要及时向组织汇报。来不及多想，换好衣服，她匆匆走出家门。

3

一艘开往重庆的客轮上，中共地下华东局的王特派员和苏北躲在一个独立的客舱内。

王特派员接到上级指示，上船与苏北会合。他的公文包里装着关于苏南的所有资料，苏南一直是他的下线。苏南在考入浙江特训队前就已经是地下党，让他考入特训队也是组织的一步棋。为了培养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，不仅需要时间，还需要耐心。苏南作为一枚棋子就是在那时被埋到敌人内部的。

(连载之四)



（《一世机密》，
作家出版社2024年
12月出版）

2024“全国小小说
钻石奖”入围作品展

主办：北京市微型小说学会
“中作黄埔”微信公众平台
“趣微口袋”微信公众平台
联办：《作家文摘》报社有限公司

栏目主持：季 冉
特约主持：王 炬 邓玉清

我喜欢看炊烟，一缕一缕在风中慢慢悠悠地飘，感觉自己就像腾云驾雾的神仙。只是这种感觉并不美妙，我左脚一抬，右脚一滑，还没起飞，就掉进烟囱了。

槐树沟的土窑洞多，这家烟囱在那家院墙外，那家烟囱在这家小路边。烟囱深，出口大，像漏斗。若是横过来，能容一头牛。掉进烟囱的那一刻，不爱说话的我大叫了一声，歇斯底里的那种。突然，一只大手抓住我的胳膊，向上提，我就有了飞的感觉。不过，只是飞了一下，就摔在地上了，生疼生疼的。我哭了。我的哭声太大，引来全村人。

我上来了，抓我上来的大手不见了，烟囱也不冒烟了，堵了。堵烟囱的应该是救我的那个人。这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。

村邻们有办法，一家一家查对，人都在。那掉进烟囱的人是谁呢？有人质疑，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有人掉进去呢？那会儿，我不哭了，用五岁半的声音说：“玉环。”我的话似乎响了点，引来所有人的目光。那目光交织在一起，像一束光，带着风，热辣辣地喷过来，能把我融化。

我说的玉环不是玉，也不像环，是

玉 环 ·王 宇·

槐树沟的女人。当然，玉环的长相不在闭月羞花之列，就是一个村妇。村邻都说玉环不好惹，谁看见谁烦。可我不这么认为。于是，村里人就说我傻。不过，我也真傻，头大，身子小，遇到人都是死盯，没话，顶多“嘿嘿”一笑。

按辈分，玉环是我婶，可叫玉环婶有点别扭，就直呼玉环，更好听。玉环婶常常绷着一张脸，唯有我叫玉环时，她才咧嘴一笑。

村里的后生们娶媳妇，要设宴款待村邻。槐树沟有个风俗，婚宴吃饭的碗，谁吃谁拿走，带回家。玉环初嫁到槐树沟，扯掉红盖头，拦在大门口，“你们都把碗拿走，我家用啥吃饭。”她双手叉腰，手指乱舞，又说：“你家不娶媳妇了？”村邻们愣住了，一个个嘟囔着，不情愿地把碗放在桌子上。

我把碗塞进背心里，像个不成熟的孕妇。我仰起大脑袋，一脸认真地说：“新媳妇长得真好看。”玉环双手捂嘴笑了，村邻们也跟着解嘲似的大笑，我乘机跑出大门口。槐树沟多少年的风俗被玉环给弄丢了，她的名字被村邻们沉在心底。村邻们满腹心事，刚过门的玉环就这样子，槐树沟以后的日子就是鸡飞狗跳墙了。

烟囱口围满了人，一个个伸长脖子往下看，黑咕隆咚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。偶尔有烟尘飘上来，呛得村邻们纷纷后退。

每年九月九，槐树沟人有吃油糕的

习惯。三婶没油，去玉环家借。玉环让三婶在炕头上坐，打开坛子给三婶盛了一碗麻油。秋后，三婶榨了麻油，来玉环家还油。玉环的手指在碗沿上比画了一下，黑着脸说：“我借出的麻油离碗沿一指高，你还回来的离碗沿两指，少了，不行。”三婶的脸红了，红到脖颈，扭头回家补上。

三婶是个“大喇叭”。村邻们不想惹麻烦，都让着，可玉环没惯着。三婶逢人就说，玉环乘她不注意，把麻油喝进肚子了，又说玉环用小碗借出，用大碗收回，还说玉环的碗端得不正。我举着大脑袋，一旁听着，不说话，“嘿嘿”笑。我担心三婶听不见，提高嗓门，多笑了几声。三婶瞪着眼，“傻瓜，你懂啥，滚。”我没滚，不再笑了，死盯着三婶。三婶干咳了几声，说忙，就走了，走得好快。

我风也似的跑回家取手电筒，递给三婶。三婶嫌弃地看着我，随手朝烟囱里晃了几下，“哪有人？你个傻瓜！”就把手电筒塞在我手里。我手小，攥不紧，差点掉进烟囱。

那年头，日子都不好过，我家更穷。说是看炊烟，其实我是想闻一闻从烟囱里冒出来的饭香。路过玉环家，只要她看见我，一准儿会给我半个窝头，或者一个滚烫的煮红薯。她的脸上总是爬满汗珠。她是槐树沟唯一不说我傻的人。

春播的时候也是槐树沟青黄不接的时期。玉环又给我吃了一个煮红薯。她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问我，“今年田里种什么好呢？”在玉环面前，我没有语

言障碍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，“栽红薯，红薯甜，好吃。”玉环笑了，我也笑了。我的笑声不是“嘿嘿”，而是“呵呵”。

入秋，还没开镰就要开镰时，下了一场冰雹。槐树沟人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冰雹，鸡蛋一样，铺满田间地头。糜子谷子高粱玉米就剩光秃秃的秸秆在风中摇曳。红薯藏在土里睡觉，啥事没有。玉环家大丰收。

我喜欢看炊烟，玉环仍旧给我吃煮红薯。玉环站在村口，喊了一嗓子，“一人一筐红薯，来我家取。”喊完这一嗓子，想了想，感觉少了什么，又喊了一嗓子，嗓门更高，“不白吃，哪年你家收成好，还我。”玉环的嗓门真高，我是捂着耳朵听的。这一次我没说话，哈哈大笑，笑了好长时间。玉环弯下腰，拍拍我的大脑袋，估计也想叫我一声傻瓜，却没叫出口，匆匆赶回家了。三婶没有取红薯，是玉环送过去的，多送了一筐，说那一筐不算数。

我知道村邻们不会理睬我。我拿着手电筒，趴在烟囱口，往下照，看见了玉环的花格子布衫。我哭了。好像是哭声惊醒了玉环，她举起手，无力地挥动。我扭头看，三婶拿着一根麻绳，一头系在腰间，另一头扔进烟囱。

玉环离开烟囱的那一刻，我不哭了。我脱下缀满补丁的背心，一遍又一遍擦拭玉环脸上的烟灰。我傻里傻气，不会说感谢的话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让烟灰遮住玉环的光。

协办单位：广东省小小说学会、河南省小小说学会、陕西省精短小说研究会、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、东北小小说创作基地、北京健川文化中心